



紅領巾

謝·米哈爾柯夫著

少年兒童出版社

〔蘇聯〕謝·米哈爾柯夫

紅領巾

(三幕八場的劇本)

劉賓雁譯



少年兒童出版社

С. Михалков

КРАСНЫЙ ГАЛСТУК

(Из «Советская драматургия * Репертуар
театра юного зрителя * Том 3»)

Искусство 1950

本書於1954年12月由新華書店移轉本
社出版，現經譯者修改，重行排印。

書號：譯 4009 28 開本 40 千字 定價 3,000 元

紅 領 巾 (高)

著 者	謝 · 米 哈 爾 柯 夫
譯 者	劉 賓 雁
裝 幀 者	馬 如 瑾
出 版 者	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 上 海 延 安 西 路 一 五 三 八 號
印 刷 者	上 海 新 華 印 刷 廠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新華書店版 本社1954年12月新1版一第1次印刷 印數1—808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證號

人 物 表

維什尼亞可夫·庫茲瑪·葉米良諾維奇 廠長，四十三歲。

納傑日達·伊萬諾芙娜 他的妻子，三十五歲。

卡比托林娜·彼得洛夫娜 維什尼亞可夫的母親，六十五歲。

華列里
瑪麗娜 } 維什尼亞可夫家的孩子，孿生兄妹，十三歲。

舒拉·巴捷金
查士金 } 六年級的學生，華列里的同學，都是十三歲。

葛楚貝 退伍軍官，三十歲。

故事發生在偉大的衛國戰爭後不久，在一個省城裏。

第一幕

第一場

維什尼亞可夫家的一個房間。右側和左側都是通到別的房間的門。正面是通往陽台的門。窗外是一片晴朗的秋天景色。室內擺滿了各種傢具和家庭用具。這是在遷移新居的時候一定發生的雜亂情形。在牆邊的地板上，電話機一個勁兒地響。鈴聲停止了，可以聽見台後面的人聲。華列里·維什尼亞可夫和舒拉·巴捷金走進來。舒拉懷裏捧着一捆快要散落的書。

舒拉（打量了一下屋子。）把書放在哪兒呀？

華列里 扔在那兒——地板上吧。（指了一下。）

舒拉 我還是把它放在這兒沙發上吧。（放下書，整理着。）瞧呀，你這兒有這麼些書啊！

華列里 怎麼啦？

舒拉 我說呀，你有這麼些好書。（拿起一本書。）

華列里 有時候還能碰到一些有意思的書。

舒拉 你肯借給人看嗎？如果有誰問你借的時候，你肯嗎？

華列里 那要看是誰。

舒拉 能借給我嗎？就這本。（給他看書。）借回家看。一言爲定，星期一來還。拿到學校或是送到你家來，隨你的便。

華列里 那你就拿去吧。

舒拉 （把書放到懷裏。）要不然吶，圖書館裏在三個星期前就有人借了，我排在第二十班兒。可是你別害怕，我看書很當心。我不往手指頭上塗唾沫。唉，我得走啦。

華列里 （打開紙夾子，看着什麼東西。）等一等。

舒拉 （走到同學身邊。）你看什麼吶？

華列里 這個——算不了什麼。

舒拉 （在華列里的背後，看過去。）這是誰畫的？是你嗎？

華列里 （得意地。）這是畫給自己看的。

舒拉 唔，畫得還不壞。你給咱們壁報畫一些畫多好。

華列里 啊，我真那麼想給你們壁報畫畫呢！（闔上紙夾子。）我現在領你去看我們的房子。

舒拉 啊，我得往回趕了！我沒功夫啦。

華列里 我們車到的時候，你是打哪兒來的？

舒拉（鄭重地。）我從病院來。我媽媽躺在病院裏。我不知道對她怎麼辦好。她的病很重。

華列里 她是什麼病啊？

舒拉 不知道，我媽媽從來就很弱，一聽到我爸爸在前綫犧牲的消息以後，身子簡直就支持不住啦。她一天一天瘦下來，到現在已經在床上躺了兩個多月啦……。我把她送到醫院裏去，可是總沒見好。我現在要是能够找到一種藥，能讓媽活到春天就好啦。那時候我好把她送到鄉下一個什麼地方去。（幻想地。）難道不能發明一種什麼病都能治的藥嗎！不是新星球都能發現嗎？……世界上有那麼多學者……



舒拉·巴捷金

華列里 只要你告訴我，我就能告訴爸爸給買。你想買什麼藥，他都能從莫斯科給買來。他們莫斯科每天都有飛機來。可是，小舒拉，現在我領你去看房子吧。

舒拉 我沒功夫啦。

華列里 就看一看——完了就走。你看，我們要拿這兒當飯廳，這兒呢……（他把舒拉領進右邊的門。）

卡比托林娜·彼得洛芙娜和瑪麗娜從左門入。她們抱了一大堆家用雜物。

卡比托林娜（累得往大沙發上一坐。）我喘不過氣兒來啦……。

瑪麗娜 奶奶，我跟你說了，別那麼急，別一塊兒拿那麼些東西。讓我多跑幾回不就得啦！

卡比托林娜 唉呀，多高的樓啊！（搖頭。）

瑪麗娜 四層樓算甚麼高啊？往後還會有電梯哩。不過現在還沒開。只要一開電梯，你就不用一步一步上樓梯了。（走近窗子。）從這兒一看，景緻多好啊！爸爸的工廠都能看見。奶奶，你來看看！等到春天，咱們把窗戶打開，擦乾淨玻璃，咱們倆一塊到涼台上喝茶。

你說對不對，奶奶？

卡比托林娜 簡直喘不過氣兒來啦。這麼下去，我連春天也活不到啦。我從來也沒有上過比兩層樓高的房子。

瑪麗娜 那還是住樓下好。那就低得很啦。

卡比托林娜 住樓下不行。壞人要往樓下鑽的。（嘆口氣。）算了，還比什麼呀。自己的房子——自家的天



卡比托林娜·彼得洛芙娜

下。你們那旅館我真住够了。

瑪麗娜 我也住够了。要不是爸爸調到這兒來，我們還不是在
茲維尼哥爾斯克住下去了。

卡比托林娜 這輩子我什麼旅館也不住了。（跳起來。）天吶！我
把筐子丟在汽車上啦！那裏面還裝着幾隻小鍋吶！（趕忙奔
向門外。）

瑪麗娜 奶奶！汽車一會兒就回來！我們的筐子丟不了！

卡比托林娜 茶杯在那裏，匙子也在那裏……（她跑出房間，瑪麗娜
緊跟着。）

華列里和舒拉上。

華列里 （繼續談話。）……這只是一個有用處的場地。這所房子
還好，是不是？

舒拉 你們會生活得很舒暢。（用手掌擦牆壁。）掉色。

華列里 （也用手擦了一下牆壁。）還沒乾。

舒拉 （懂事地。）工匠捨不得多放膠，所以才掉色。這沒什麼，還
能住。我的屋子可糟得很。你知道，四二年我們撤退到這
兒的時候，我和媽媽一起住在一間房子裏，是一間十三公
尺長的小木房子。一下雨，就得用桶接水，你不知道，鐵皮
爛了，天花板也舊了。一句話，需要修理。可是對這些官僚
主義者我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華列里 對哪些官僚主義者啊？

舒拉 明白得很，是對那些管理住宅的人。冬天眼看就到了，可他們還總是“明天，明天”的。媽病了，我也沒功夫每天去央告他們吶。我還得上學。同時，我的家務事難道還少嗎？我已經給黨市委寫信了。

華列里 給市委？後來怎樣啦？

舒拉 派來一個委員會。我指出的地方他們都記下來了。他們答應幫助我們。那兒有一位華西列夫同志。（頓。）這人也許會幫助我們的……（沉思。）我和媽媽只要度過這一冬就行了。春天天氣就好了。那時候有太陽……（堅決地。）我們談得太多了。我還得去領麵包。謝謝你借給我書。（握一下朋友的手，下。）

華列里走近窗子。台後傳來男人聲音。有人正拖着一樣什麼重東西到隔壁的房間去。華列里忙走出去。

華列里 （在後台。）這兒來，這兒來，這個碗櫃得搬到這兒來！這兒要做飯廳。

男聲 來！唉，再來一下！給我！拐彎兒！唉，來啊！

門口露出往屋裏拖的碗櫃。電話在地板上響。

幕 下。

第二場

仍是第一場那個房間，現在這兒是飯廳。在飯桌上面，掛着一盞有彩色大燈罩的吊燈。從牆上到沙發床上垂着一張毛毯。書架上放着幾本書。對面牆上掛着一幅列寧和斯大林在哥爾克別墅的複印畫。窗外是暗黑的秋夜。卡比托林娜·彼得洛夫娜坐在桌旁，在縫紉機上縫東西。瑪麗娜坐在沙發床上帶表情地朗誦着。

瑪麗娜（讀。）“……媽媽，媽媽！從我懂事那一天起，我就記住了你的手。夏天，它總是晒得黑黑的，到冬天也褪不掉——它是那麼柔軟，那麼光潤，只是有血管的地方稍稍黑一點。也許，你的手是粗糙一些，因為在你的一生中，它們做了多少工作啊！但是我總是覺得它們是那麼柔軟，我真愛吻這手，吻那發黑的血管……”〔註〕（凱恩。）

卡比托林娜 怎麼停下了？往下唸吧。

瑪麗娜（繼續唸。）“……是的，從我懂事那天起，直到最近為止，當你因為病弱的緣故，最後一次靜靜地把我的頭摟在你懷裏的時候，當你送我走上艱苦路程的時候，我一直記得你在勞動中的手。我記得，這雙手怎樣在胰子泡沫裏給我洗床單，那時候那床單是那麼小，像一塊尿布一樣，我

〔註〕這是法捷耶夫著的青年近衛軍裏面的一段話。

還記得，冬天你怎樣穿着皮大衣去挑水，在扁擔前面放上一個手籠，那手籠又小又毛茸茸的，和你那雙手一樣。”奶奶，你知道奧列格·柯歇伏亦是誰嗎？這是一個普通的男孩子，十六歲，又漂亮又非常勇敢。我要有這一個哥哥該多好！（放下書。）你聽啊，奶奶——這多麼有意思啊！這本書裏雖然寫的是奧列格·柯歇伏亦的媽媽，可是我一邊讀，一邊就想到我自己的媽媽。不過我媽和這是完全兩樣的，譬如，我就記不得她是怎麼給我洗床單的啦。可是我一看這書，就好像書裏寫的全是我媽媽的事。我想不管誰看這書，都準得想起自己的媽媽來。我們的爸爸也一定這樣想。奶奶，你說是不？

卡比托林娜 他怎麼能不想呢？我也從小就那麼愛自己的媽媽啊……

瑪麗娜 十一點啦，可是媽還不來。打個電話來也好啊。

卡比托林娜 她也不是小孩子啦——會來的。（想起一件事。）她跟我說過什麼——記不清啦。好像是什麼機關找她，要跟她談她們工廠的事情。

瑪麗娜（費心思地。）可是爲什麼要談她們工廠的事呢？是發生什麼事情了嗎？

卡比托林娜 她們工廠的傳送帶開動啦。現在她們正準備慶

祝吶。

瑪麗娜（跳起來，拍手。）到底成功了！我多高興啊！我也多爲媽媽高興啊！她爲這件事操了多少心吶！

華列里上。

華列里（對瑪麗娜。）你跳什麼呢？咱們快喝茶了吧？

卡比托林娜 人家都喝的時候

你不喝。現在你就等着吧。

瑪麗娜 媽媽廠裏的傳送帶開動啦！

華列里 啊，啊，啊！……快拿來吧，我要喝呀！

卡比托林娜（把縫的東西放在一邊，站起來。）勤快點吧，老太婆，趕快點吧，孫子要喝茶啦。就給您拿來，樣樣齊全。又不是沒叫你來喝茶……又

不是忙什麼公事，沒功夫跟大伙兒一塊兒喝……（嘟嘟囔囔地走下去。）

瑪麗娜（對哥哥。）難道你就不能好好地對奶奶說嗎？說話要有禮貌。



瑪麗娜



華列里

華列里 我說什麼啦？算不了什麼……

瑪麗娜 我相信奧列格·柯歇伏亦不會這麼和自己奶奶說話的。

華列里 你又要教訓我啦！

瑪麗娜 人家當面對你說老實話，你不愛聽嗎？我說的可完全是事實。你平常總是這樣和人家說話。對奶奶，對媽，對我，都這樣。你就是怕爸爸一個人。你讀過這本書沒有？這裏寫的那個平常的媽媽，你知道嗎？（把書指給他看。）

華列里 不知道！

瑪麗娜 可是你說你讀過青年近衛軍的。

華列里 這段我放過去沒看。這沒意思。我就把最主要的地方讀了——和德國鬼子進行鬥爭的那部分。

瑪麗娜 你看！你總是這樣。當然囉，你連自己的媽媽都不關心，哪兒還有功夫去看書裏面奧列格的媽媽！

華列里 你該知道，我聽膩了。我可不愛老聽人家訓我。並且訓我的也不該是你。

瑪麗娜 我也沒打算訓你呀。不過我得告訴你一件事：青年近衛軍不會吸收你這樣的人參加他們的組織。準不會！

華列里 這爲什麼？

瑪麗娜 因爲他們不吸收個人主義者 參加他們的 地下工作。

而你正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個人主義者。他們是爲人民服務的，可是你呢，却總想讓大伙兒都爲你服務。你對別人的痛苦、別人的歡樂，都不感興趣。又不能和任何困難作鬥爭。

華列里 你怎麼能知道？

瑪麗娜 我就是知道你。這就足够了。

華列里 可我又和什麼困難去作鬥爭呢？我什麼困難也沒有碰到過。我現在也不要和什麼去鬥爭。你還不如跟你自己說呢。我的各門功課都是五分、四分，只有一門是三分。可你呢，就兩門四分的，其餘都是三分！你爲什麼不去和三分作鬥爭呢？啊？爲什麼？

瑪麗娜（急了。）我的功課難，這不是我的錯，我鬧過病，把功課就誤挺多。但是我學習，我努力。我割了盲腸！可你的盲腸沒割呀！我正在和三分作鬥爭！你沒權利說這種話。我每天和它們鬥爭到夜裏一點鐘。考試時候我不作弊。完了！（急轉過去，把背朝着華列里，拿起書來。）

華列里 瞧，還算是卓婭呢？

大門處鈴響。瑪麗娜從沙發床上跳起來，跑出房間。短短的靜場以後，就聽見她快活的聲音，接着，納傑日達·伊萬諾芙娜和瑪麗娜走進室內，隨後卡比托林娜手裏拿着茶壺走進來。

納傑日達 （用手理了一理濕漉漉的頭髮。）唉，好糟的天氣！好溼的道！

風呀雨呀的。真是秋天了！奶奶，請你給我點茶水，要熱熱的！

卡比托林娜 馬上就來，好孩子，馬上就來。（在櫃子旁忙碌。）

瑪麗娜 （擁抱和吻媽媽。）媽媽！媽媽！我多高興啊！多高興啊！

納傑日達 孩子，孩子，放手吧！你怎麼啦！

瑪麗娜 媽媽，你什麼也不明白。我簡直是愛你極了，愛得要命！比生命還愛！你是我最最親的好媽媽。我的帶血管的手啊！（吻母親的手。）

納傑日達 瑪麗娜！放開手！別吻我的手！（抽回她的手。）你怎麼啦！

卡比托林娜 這都是從書上學來的。我們剛才讀了一本近衛軍的書。那書裏面寫的都動人極啦。

納傑日達 原來是這麼回事啊，怪不得。這麼一說，要不是這本書，我就聽不到我女兒這些親切的話啦。

瑪麗娜 （着急地。）不對！不對！我永遠愛你，從來就是愛你的。可是我今天更愛你，從來也沒有那麼深地愛，因為我忽然想到你也許……會死……（緊貼在母親身前。）

納傑日達 （開玩笑地。）唉，這真是胡思亂想。我挺健康，用不着替我操心。並且我也不能死。今天我們在市委受到了表

揚，讓大家照我們學。我們的傳送帶今天轉動了！

瑪麗娜（高興地。）我知道，我知道！奶奶告訴我了。

納傑日達（愛撫地。）你懂得這是怎麼回事嗎？

瑪麗娜（猶豫地用羨慕的眼光瞅着母親。）懂得。

納傑日達 你什麼也不懂。總之，這兩天會有客人到我們這兒來。他們是從鄰省來向我們學習經驗的。我們的工廠多麼好啊！



納傑日達·伊萬諾芙娜

卡比托林娜 你們也許還能從別人手裏奪到獎旗呢。瞧吧，說不定還能發一筆獎金吶。天吶，但願如此。把它們都拿到家來吧！

納傑日達 發不發獎金倒沒什麼關係。只要我們好好工作，我們就一定能得到獎金。要緊的是我們工廠的人，個個都很出色，都是些能手！幹活從也不壞。

卡比托林娜 你還是在你們工廠給瑪麗娜定做件綢衣服吧！讓你們工廠用科學規矩給她做件衣裳過年穿吧。怎麼能讓她穿得那麼儉樸呢？都是大姑娘了。可是我老了，縫衣